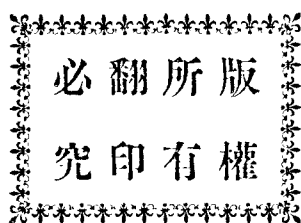


吳江陳去病著

詩學細要

同邑楊天驥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初版



著者

印刷所

發行所

百尺樓叢書
(詩學綱要上冊)

定價每部一元二角

吳江陳去病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書局

電話西三七四三號

南京四牌樓
東南大學

上海體育西路
持志大學

上海靜安寺路
國民大學

上海成都路
競雄女學

各大書坊

巢南潤例

巢南先生偃息衡門箸書娛老頗有翛然自適之意而爭求其文者日益衆殊苦逼迫同人等前已代擬潤例頃更修正如後

今體詩

每件五元 古風倍之

題跋

十元 序記倍之 牋疏引啓同

箴銘頌贊

廿元 傳狀倍之

壽文祭文祝詞等項

卅元 駢體及公共者均倍之

墓表墓碣

五十元 駢文倍之

墓志銘神道碑及廟堂諸石刻另議

忠孝節烈事關揚闡者不受酬

以上諸項文字脫藁後他人幸毋竄易

丁卯元旦

友人

張繼 柳棄疾 高燮

田桐 胡韞玉 姚光

同訂

敘

口不讀三百篇耳不聞十九首目不覩兩漢三國六朝之五七言源流之不明正變之不悉師承派別之不了解而輒囂囂然自詡斯文謬矜風雅烏虜以是而言斯文則斯文安得不掃地以是而言風雅則風雅安得不陵替哉

余甚痛之故撰文十九篇明詩學之遞嬗攷古今之得失或敘其人之品概以興尙友之懷或攬作者之菁英以達吟詠之趣積歲五稔削藁粗定名曰詩學綱要俾諸生講肄焉自維譾陋卑無高論貽笑方家何當大雅要爲學者指點迷途渡登覺岸亦不得不爾爾焉

嗟嗟輓近以來箏琶聒耳謬種流傳或以獼祭爲工或以俚俗爲好或專務酬應而不知諛頌之可恥或隨筆揮洒而不知平仄之失錯甚至刻劃無鹽自矜瀏亮苟涉遐想妄擬西崑此其不量類堪嗚噉而世俗之澆漓極矣可無慨哉
今爲諸生告曰

(一)不可過事擣擣也。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子史精華太平御覽羅列案頭任情漁獵籍博才子之名無裨比興之義。是曰詩蠹。宜著優人破欄衫一嘲謔之。則思清而筆健矣。

(二)不可墮入惡道也。白香山老嫗皆解邵康節擊壤名篇無非下里之巴音。祇堪擊甕而扣缶。空疏者恃爲護符。博雅者見而齒冷。徒成調笑之詞。不數優俳之作。是曰詩譚。祇應枚皋百廿篇不留隻字。則志和而音雅矣。

(三)不可俯徇人意也。文以載道。詩以言志。非以媚悅也。非供人之役使也。黃金百斤。陳皇后何嘗復幸。素縑千軸。韓昌黎徒付劉叉。難逃諛墓之譏。終有逐貧之賦。是曰詩傭。宜同唐寅賣文冊署以利市。則品高而格峻矣。

(四)不可昧於小學也。凡將成而子虛上林之文。奇方言作而長楊羽獵之辭。麗廉頗相如完全平韻。雲夢歲除須辨仄聲。孟襄陽未免粗疏。蘇子瞻尤嫌孟浪。是曰詩盲。萬難援杜陵才何例恕有兩說。則音辨而訓稿矣。

(一)不可輕于詠物也。認桃無綠葉。道杏有青枝。自是惡詩。無關弘旨。詎比喻之得體。聊塗澤以爲工。終成餽釘之詞。誰達物情之妙。是曰詩匠。非如子美櫻桃詩。難稱盡善。則超然而立遠矣。

(二)不可浪賦豔情也。美人香草。祇靈均能寄其牢愁。神女高唐。在宋玉已嫌其唐突。奚况陳王洛浦。徒蒙千古之誣。卓氏琴心。終負白頭之約。是以元稹豔體。牧之欲施以常刑。山谷小詞。老僧亦恐其犁舌。是曰詩淫。須念元亮閒情賦。卻入選樓。則詞修而誠立矣。

凡茲六者。咸關品節。斤斤弗墜。猶懇其疏而曰。名士風流。小德出入。其可乎哉。總之溫柔敦厚。乃詩教之大原。興觀羣怨。亦作者所具備。使吾徒而無意於詩乎。姑弗深論。不則揣心壹志。師法孔門。勿惑於詖辭。毋動於邪說。就識途之老馬。指皇路兮。馳驅則觀念自澄。趨向自正。湛然深入。翻然深出。而尙何煩予之諄諄戒飭耶。爰書其語以弁諸端。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一月十八日巢南陳去病書於富士之浩歌堂

詩學綱要篇目

敘

第一篇 詩之名義

第二篇 詩之起原

第三篇 詩學之成立

第四篇 楚辭之勃興

第五篇 謠諺之雜出

第六篇 樂府之發軔

第七篇 五言之特倡

第八篇 七言之嗣響

第九篇 雜言之紛起

第十篇 建安七子之競爽

第十一篇 魏晉兩朝之遞降

第十二篇 南北之寢微

第十三篇 隋時之迴蕩

第十四篇 古今體詩格之成立

第十五篇 唐詩之極盛

第十六篇 兩宋之中衰

第十七篇 金元之偏霸

第十八篇 朱明之復古

第十九篇 清詩之蕃衍

詩學綱要

百尺樓叢書

吳江 陳去病學

第一篇 詩之名義

詩古文作詠。从言从虫。虫亦聲。蓋言爲心聲。心之所之。謂之志。則言之所之。自當謂之詠。故后夔典樂卽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虞書舜典之辭。知詩之名義。固定於唐虞之盛矣。孔子亦云。志之所之。詩亦至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言意有所注者。則詞必能暢達也。卜子夏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與詩義皆从虫。荀子儒效。詩言其志也。賈子道德。詩者。此之志也。說文。詩志也。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綜觀諸家講論。要皆一本。虞書之旨。而加以申明云爾。

大凡人不能無情感。有情感卽不能安于伊鬱而不發。爲音聲。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者是已。因是喜者怒者。哀者懼者。愛者惡者。欲者。綜七情之所同具。卽莫不各有所發。抒至發。抒之而後長言。永歎往復。纏綿不求其爲文。而

文自工。所謂無意爲文。自成絕調。此詩之所由來也。

然而一發乎情者。往往不能自制。而靡有所抵止。譬如脫韁之馬。將一往而不返。則如之何其可也。故作詩者。不能不知所節制。節制云者。卽古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也。詩緯得之故訓。詩曰。持劉彥和文心雕龍從之故明。詩篇云。詩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此則因詩之名義而充乎其量以言之者也。

第二篇 詩之起原

或曰。詩歌之作。其起于何時耶。以予攷之。殆在未。有文字之先乎。如呂氏春秋。謂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則唐人踏歌之所昉也。夏侯太初辨樂論。謂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時則有網罟之歌。又後世漁唱之所託也。今歌辭雖亡。其名尙存。不可謂太古之元音哉。厥後伊耆氏有

蜡辭之作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見禮記郊特牲篇孔疏
伊耆氏爲神農辨樂論亦云神農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然則詩歌首篇其
惟蜡辭乎而雕龍乃謂斷竹黃歌賢之至也殆不然歟吳越春秋越王欲謀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續竹飛土逐失失古肉字顧其
詩歌已漸進步而有變化如黃帝素問所載冊文云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
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同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
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此非四言之長篇而又能轉韻者耶特僅見
耳按太公兵法有引黃帝語云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柯不伐賦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焚焚不救炎炎奈何雨葉不去將用斧柯爲應勿
挫行將爲蛇耳故錄附于此及唐虞之際君明臣良彬彬稱盛其載于虞書者固必果出黃帝耳故錄附于此
莫贅一辭益禮篇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乃贊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蹶
之如下
即散見他書者亦皆雍容華貴爾雅溫文論語所謂煥乎其有文章也今類纂

(一)君上之作 堯戒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垤見淮南子

訓

舜卿雲歌 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載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

于賢善莫不咸聽聳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見倚書

南風歌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叶平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家語南風之詩云云

(二)羣臣之作 八伯卿雲和歌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尚書大傳舜將殪禹于是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載歌云云

(三)老人之作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于我哉叶入聲帝王世記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云云

(四)兒童之作 康衢謠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下帝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
已與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云

(五)女子之作

狐綏綏

綏綏白狐九尾

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

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于茲則行

見吳越春秋

此外所傳皇娥白帝二歌乃

王嘉僞作不錄

按上所述可知詩至唐虞固已被之管絃風靡草野矣且君倡臣和警戒周詳忠愛之忱溢于言表南風一操痼癘在抱尤深飢溺之情以視漢武柏梁宴集秋風起興不瞠庠後耶夏代中衰詩亦罕觀

按夏世韻文除五子之歌外其見于左氏傳者祇有一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一章見于墨子者則有一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四句

見於孟子者有『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四語他未之見商湯易禪讓爲征誅一時佐命元勳若阿衡仲虺諸臣莫不溫文爾雅炳蔚可觀

卽湯亦擅長文藝斐然成章觀于日新一銘詞旨賅括寄託遙深不亞唐堯之示戒也而尙書大傳劉向新序所引商代歌辭尤覺情文兼至悱惻動人固不特商頌一編爲聖門所著錄耳今略述如下

大傳湯誓云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兮何不樂兮

新序 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卽亳字）四牡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矣

案二章當係一詩蓋夏臣歸商之所作也

商頌十三篇宋大夫正考甫得之周太師後亡其七故孔子所錄祇存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五篇其詞駿發嚴厲祭天祀祖肅將明禋自係殷商一代遺文非周人手筆故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頌也至步玉旣更故都淪喪箕子麥秀之歌夷齊采薇之作愴懷家國悲從中來尤爲激楚令人不堪卒讀洵天地間之

正氣云爾。

按箕子歌見尙書大傳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又伯夷歌從略。

第三篇 詩學之成立

然則詩之爲學其創自后夔乎。予曰唯唯否。否。后夔之所典者樂也。其道在八音。克諧。蓋僅采取其詞。按之入律。使能歌詠耳。猶之樂師選取歌曲製成宮譜。但求合拍而不問其詩與歌曲之所以爲學也。故朱子曰。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也。然則詩之爲學其肇自成周乎。

按周禮春官太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卜子夏詩序謂爲六義。鄭玄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雅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頌今之德廣以美之。賦之

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孔疏六義六詩其實一也。予謂六詩是指其樂章而言。太師樂官教人在歌詠。故曰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也。禮見周六義則專指其本質而言。卽上文六德之德。子夏承孔氏刪詩之旨。所釋在原理。故康成之註最爲得之。

又王昭禹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風出于德性。雅出于法度。頌出于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卽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卽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太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其釋周禮尤允。

或曰六詩六義既獲聞之矣。顧其道亦祇令太師教人誦習耳。曷由使婦人女子皆擅謳吟。篇什流傳至三千之衆。甚至如春秋之際。朝聘燕饗。幾幾非賦詩。必不

能成嘉禮。其故何歟。予曰。此蓋自周公倡之。後人慕效。寢以成俗耳。按周公以骨肉之親。夾輔王室。經營洛邑。從民之俗。羽觴隨波。以落其成。此鄭衛采蘭贈芍。與後世上已修禊之所。昉也。竊意當時自有賦詠。特散佚不可知耳。厥後管蔡流言。鴟梟興感。東征三載。賦詩言志。悱惻纏綿。寧非爲騷賦之濫觴。而靈均之先導乎。因是風氣流傳。浸成習尚。勞人思婦。感慨無端。莫不婉轉哀呻。長言永歎。以發抒其抑鬱。此綠衣燕燕諸作。所繇彬彬稱盛也。

仲尼知之。故擷其菁英。汰其繁蕪。得三百十一篇。勒成一書。以爲法式。而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此卽推本於周官六德爲本之旨。而自爲之序也。又因而傳之。其子及其門人。以自成其學。故一則曰學詩。不學詩。無以言。一則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教誨之殷。幾乎假年。學易春秋。筆削猶不如此。其切摯也。曷故亦以詩也者。達性言情之本。人人可學。而能人人可學。而知故其教宜取乎其廣。而化育以弘。非

若闢輿探奇義關幽隱而洞徹乎天人之際也故詩學之成以此

然則周之前不有商乎以成湯之德歷世之遠且長孔子爲宋後何獨刪取其頌而它無所采乎抑魯亦諸侯耳其詩何獨列于頌曰商頌之采是尊商也亦見周以前六詩之名猶未備也孔子魯人師法周公故特取其頌亦見周禮之盡在魯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孔子學詩之微旨也

第四篇 楚辭之勃興

或曰子夏傳詩誠如所聞矣然不有子游乎名列于四科文學之首而不聞其所傳習者何曷故言子蓋亦習詩者也不然弦歌之聲何由而得聞于武城小邑乎然則吳人有風詩否曰殆或有之惜乎開化遲而斬祚焉速其傳于今者若蘆中漁父之歌梧宮悲秋之句一鱗片爪不足以蔚爲鉅觀未若楚人之辭纏綿悱惻一往情深脫然與風雅異體以自成其絕調辨騷所謂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金相玉質百世而無匹者此誠詩家唯一之革命軍也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遇漁父歌曰